



07808

真臘風土記目錄

總敘

城郭

宮室

服飾

官屬

三教

人物

產婦

室女

奴婢

語言

野人

文字

正朔時序

爭訟

病癩

死亡

耕種

山川

出產

貿易

說選庚集

目錄

嚴山書院

欲得唐貨

草木

飛鳥

走獸

蔬菜

魚龍

醞釀

鹽醋醬麪

蠶桑

器用

車輪

舟楫

屬郡

村落

取膳

異事

澡浴

流寓

軍馬

國主出入

目錄終



真臘風土記

說選十五

偏記十二

元周達觀撰

號草庭逸民永嘉人

總敘

真臘國或稱占臘其國自稱曰甘孛智今聖朝按西番經名其國曰澈浦只蓋亦甘孛智之近音也自温州開洋行丁未針歷閩廣海外諸州港口過七洲洋經交趾洋到占城又自占城順風可半月到真蒲乃

說選庚集

真臘風土

一

儼山書院

其境也又自真蒲行坤申針過崑崙洋入港港凡數十惟第四港可入其餘悉以沙淺故不通巨舟然而彌望皆修藤古木黃沙白葦倉卒未易辨認故舟人以尋港爲難事自港口北行順水可半月抵其地曰查南乃其屬郡也又自查南換小舟順水可十餘日過半路村佛村渡淡洋可抵其地曰干傍取城五十里按諸番志稱其地

廣七千里其國北抵占城半月路西南距暹羅半月程南距番禺十日程其東則大海也舊爲通商來往之國聖朝誕膺天命奄有四海峻都元帥之置省占城也嘗遣一虎符百戶一金牌千戶同到本國竟爲拘執不返元貞之乙未六月聖天子遣使招諭俾余從行以次年丙申二月離明州二十日自温州港口開洋三月十五日抵占城中途逆風不利秋七月始至遂得臣服至大德丁酉六月回舟八月十二日抵四明船岸其風土國事之詳雖不能盡知然其大畧亦可見矣

城郭

州城周圍可二十里有五門門各兩重惟東向開二門餘向皆一門城之外巨濠濠之外皆通衢大橋橋之兩傍各有石神五

十四枚如石將軍之狀甚巨而甯五門皆相似橋之闌皆石爲之鑿爲蛇形蛇皆九頭五十四神皆以手拔蛇有不容其走逸之勢城門之上有大石佛頭五面向西方中置其一飾之以金門之兩旁鑿石爲象形城皆疊石爲之可二丈石甚周密堅固且不生繁草却無女墻城之上間或種桃榔木比比皆空屋其內向如坡子厚可十餘丈坡上皆有大門夜閉早開亦有監門者惟狗不許入門其城甚方整四方各有石塔一座曾受斬趾刑人亦不許入門當國之中有金塔一座傍有石塔二十餘座石屋百餘間東向金橋一所金獅子二枚列於橋之左右金佛八身列于石屋之下金塔至北可一里許有銅塔一座比金塔更高望之鬱然其下亦有石屋十數間又

其北一里許則國主之廬也其寢室又有
金塔一座焉所以舶商自來有富貴真臘
之褒者想爲此也石塔出南門外半里餘
俗傳魯般一夜造成魯般墓在南門外一
里許周圍可十里石屋數百間東池在城
東十里周圍可百里中有石塔石屋塔之
中有臥銅佛一身臍中常有水流出北池
在城北五里中有金方塔一座石屋數十
間金獅子金佛銅象銅牛銅馬之屬皆有
之

宮室

國宮及官舍府第皆面東國宮在金塔金
橋之北近門周圍可五六里其正室之瓦
以鉛爲之餘皆土瓦黃色橋柱甚巨皆雕
畫佛形屋頭壯觀修廊複道突兀參差稍
有規模其蒞事處有金窻櫺左右方柱上

有鏡約有四五十面列放於窻之旁其下
爲象形聞內中多有奇處防禁甚嚴不可
得而見也其內中金塔國主夜則臥其上
土人皆謂塔之中有九頭蛇精乃一國之
土地主也係女身每夜則見國主則先與
之同寢交媾雖其妻亦不敢入二鼓乃出
方可與妻妾同睡若此精一夜不見則番
王死期至矣若番王一夜不往則必獲災

說邊度集

入真臘風土

五

入書院

禍其次如國戚大臣等屋制度廣袤與常
人家迥別周圍皆用草蓋獨家廟及正寢
二處許用瓦亦各隨其官之等級以爲屋
室廣狹之制其下如百姓之家止草蓋瓦
其不敢上屋其廣狹雖隨家之貧富然終
不敢倣府第制度也

服飾

自國主以下男女皆椎髻袒裼止以布圍

腰出入則加以大布一條纏於小布之上
布甚有等級國主所打之布有直金三四
兩者極其華麗精美其國中雖自織布暹
羅及占城皆有來者往往以來自西洋者
爲上以其精巧而細樣故人惟國主可打
純花布頭戴金冠子如金剛頭上所戴者
或有時不戴冠但以線穿香花如茉莉之
類周匝于髻間項上戴大珍珠三斤許手

說選庚集

入貞臘風土

六

入廠山書院

足及諸指上皆帶金鐲指展上皆簪猫兒
眼睛石其下跣足足下及手掌皆以紅藥
染赤色出則手持金劔百姓間惟婦女可
染手足掌男子不敢也大臣國戚可打踈
花布惟官人可打兩頭花布百姓間惟婦
人可打之新唐人雖打兩頭花布人亦不
敢罪之以其暗丁八殺故也暗丁八殺不
識體例也

官屬

國中亦有丞相將帥司天等官其下各設司吏之屬但名稱不同耳大抵皆國戚爲之否則亦納女爲嬪其出入儀從亦有等級用金轎扛四金傘柄者爲上金轎扛二金傘柄者次之金轎扛一金傘柄者又次之止用一金傘柄者又其次之也其下者止用一銀傘柄者而已亦有用銀轎扛者

說遷度集

入具臘風上

七

儼山書院

金傘柄以上官皆呼爲巴丁或呼暗丁銀傘柄者呼爲廝辣的傘皆用中國紅絹爲之其裙直拖地油傘皆以綠絹爲之裙却短

三教

爲儒者呼爲班詰爲僧者呼爲苧姑爲道者呼爲八思惟班詰不知其所祖亦無所謂學舍講習之處亦難究其所讀何書但

見其如常人打布之外於項上掛白線一條以此別其爲儒耳由班詒入仕者則爲高上之人項上之線終身不去苧姑削髮穿黃偏袒右肩其下則繫黃布裙跣足寺亦許用瓦蓋中止有一像正如釋迦佛之狀呼爲苧賴穿紅塑以泥飾以丹青外此別無像也塔中之佛相貌又別皆以銅鑄成無鐘鼓鏡鉢與幢幡寶蓋之類僧皆茹魚肉惟不飲酒供佛亦用魚肉每日一齋皆取辦于齋主之家寺中不設廚竈所誦之經甚多皆以貝葉壘成極其齊整於上寫黑字旣不用筆墨但不知其以何物書寫僧亦用金銀轎扛傘柄者國王有大政亦咨訪之却無尼姑八思惟正如常人打布之外但於頭上戴一紅布或白布如韃靼娘子畧姑之狀而畧低亦有宮觀但比

之寺院較狹而道教者亦不如僧教之盛耳所供無別像但止一塊石如中國社壇中之石耳亦不知其何所祖也却有女道士宮觀亦得用瓦八思惟不食他人之食亦不令人見食亦不飲酒不會見其誦經及與人功果之事俗之小兒入學者皆先就僧家教習暨長而還俗其詳莫能考也

人物

說選庚集

入真臘風土

九

天嚴山

人但知蠻俗人物麤醜而甚黑殊不知居于海島村僻尋常閭巷間者則信然矣至如宮人及南棚南棚乃府第也婦女多有其白如玉者蓋以不見天日之光故也大抵一布經腰之外不以男女皆露出胷酥椎髻跣足雖國主之妻亦只如此國主凡有五妻正室一人四方四人其下嬪婢之屬聞有三五千亦自分等級未嘗輕出戶余每一

入內見番主必與正妻同出乃坐正室金
窻中諸宮人皆次第列於兩廊窻下徙倚
窺視余備獲一見凡人家有女美貌者必
召入內其下供內中出入之役者呼爲陳
家蘭亦不下一二千却皆有丈夫與民間
雜處只於顛門之前削去其髮如北人開
水道之狀塗以銀硃及塗於兩鬢之傍以
此爲陳家蘭別耳惟此婦可以入內其下
餘人不可得而入也內宮之前後有絡繹
于道途間尋常婦女椎髻之外別無釵梳
頭面之飾但臂中帶金鐲指中帶金指展
且陳家蘭及內中諸宮人皆用之男女身
上常塗香藥以檀麝等香合成家家皆修
佛事國中多有二形人每日以十數成群
行於墟場間常有招揀唐人之意反有厚
饋可醜可惡

產婦

番婦產後卽作熟飯抹之以鹽納手陰戶
凡一晝夜而除之以此產中無病且收斂
常如室女余初聞而詫之深疑其不然旣
而所泊之家有女育子備知其事且次日
卽抱嬰兒同往河內澡洗尤所恠見又每
見人言番婦多淫產後一兩日卽與夫合
若丈夫不中所欲卽有買臣見棄之事若
丈夫適有遠役只可數夜過十數夜其婦
必曰我非是鬼如何孤眠淫蕩之心尤切
然亦聞有守志者婦女最易老蓋其婚嫁
產育旣早二三十歲人已如中國四五十
人矣

室女

人家養女其父母必祝之曰願汝有人要
將來嫁千百箇丈夫富室之女自七歲至

九歲至貧之家則止於十一歲必命僧道去其童身名曰陣毯蓋官司每歲於中國四月內擇一日頒行本國應有養女當陣毯之家先行申報官司司先給巨燭一條燭間刻畫一處約是夜遇昏點燭至刻畫處則爲陣毯時候矣先期一月或半月或十日父母必擇一僧或一道隨其何處寺觀往往亦自有主顧向上好僧皆爲官戶富室所先貧者亦不暇擇也官富之家饋以酒米布帛檳榔銀器之類至有一百擔者直中國白金二三百兩之物少者或三四十擔或一二十擔隨家豐儉所以貧人家至于十一歲而始行事者爲難辦此物耳亦有捨錢與貧女陣毯者謂之做好事蓋一歲中一僧止可御一女僧旣允受更不他許是夜大設飲食鼓樂會親隣門

外縛一高棚裝塑泥人泥獸之屬于其上
或十餘或止三四枚貧家則無之各按故
事凡七日而始撤既昏以轎傘鼓樂迎此
僧而歸以綵帛結二亭子一則坐女于其
中一則僧坐其中不曉其口說何語鼓樂
之聲喧闐是夜不禁犯夜聞至期與女俱
入房親以手去其童納之酒中或謂父母
親隣各點于額上或謂俱嘗以口或謂僧
與女交媾之事或謂無此但不容唐人見
之所以莫知其的至天將明時則又以轎
傘鼓樂送僧去後當以布帛之類與僧贖
身否則此女終爲此僧所有不可得而他
適也余所見者大德丁酉之四月初六夜
也前此父母必與女同寢此後則斥於房
外任其所之無復拘束隄防之矣至若嫁
娶則雖有納幣之禮不過苟簡從事多有

先姦而後娶者其風俗旣不以爲耻亦不以爲怪也陣毯之夜一巷中或至十餘家城中迎僧道者交錯於途路間鼓樂之聲無處無之

奴婢

人家奴婢皆買野人以充其役多者百餘少者亦有一二十枚除至貧之家則無之蓋野人者山野中之人也自有種類俗呼爲撞賊到城中亦不敢出入人之家城間人相罵者一呼之爲撞則恨入骨髓其見輕於人如此少壯者一枚可直百布老弱者止三四十布可得抵許于樓下坐臥若執役方許登樓亦必跪膝合掌頂禮而後敢進呼主人爲巴駝主母爲米巴駝者父也米者母也若有過撻之則俯首受杖畧不敢動其牝牡者自相配偶主人終無與

之交接之理或唐人到彼久曠者不擇一與之接主人聞之次日不肯與同坐以其曾與野人接故也或與外人交至於有姪養子主人亦不詰問其所從來蓋以其所不齒且利其得子仍可爲異日奴婢也或有逃者擒而復得必於面刺以青或於項上帶鐵以錮之亦有帶于臂腿間者

語言

說蓮庚集

真臘風土

五

嚴山書院

國中語言自成音聲雖近而占城暹人皆不通話說如以一爲梅二爲別三爲卑四爲般五爲孛監六爲孛監梅七爲孛監別八爲孛監卑九爲孛監般十爲答呼父爲巴駝叔伯亦呼爲巴駝呼母爲米姑姨孀姆以至鄰人之尊年者亦呼爲米呼兄爲邦姊亦呼爲邦呼弟爲補温呼舅爲吃賴姑夫亦呼爲孛賴大抵多以下字在上如

言此人乃張三之弟則曰補溫張三彼人
乃李四之舅則曰吃賴李四又如呼中國
爲備世呼官人爲巴丁呼秀才爲班詰乃
呼中國官人不曰備世巴丁而曰巴丁備
世呼中國之秀才不曰備世班詰而曰班
詰備世大抵皆如此此其大畧耳至若官
府則有官府之議論秀才則有秀才之文
談僧道自有僧道之語說城市村落言語
各自不同亦與中國無異也

說邊庚集

八畫風風土

夫

八畫山
書院

野人

野人有二種有一等通徃來話言之野人
乃賣與城間爲奴之類是也有一等不屬
教化不通言語之野人此輩皆無家可居
但領其家屬巡行于山頭戴一瓦盆而走
遇有野獸以弧矢標槍射之而得乃擊火
於石共烹食而去其性甚狠其藥甚毒同

黨中常自相殺戮近地亦有種荳蔻木綿花織布爲業者布甚麤厚花紋甚別

文字

尋常文字及官府文書皆以麀鹿皮等物染黑隨其大小闊狹以意裁之用一等粉如中國白堊之類磋爲小條子其名爲梭拈於手中就皮畫以成字永不脫落用畢則挿於耳之上字跡亦可辨認爲何人書

說邊夷集

直隸風土

十七

藏山書院

寫須以濕物揩拭方去大率字樣正如回鶻字凡文書皆自後書向前却不自上書下也余聞之也先海牙云其字母音聲正與蒙古音相鄰但所不同者三兩字耳初無印信人家告狀亦有書鋪書寫

正朔時序

每用中國十月爲正月是月也名爲佳得當國宮之前縛一大棚上可容千餘人盡

掛燈毬花朵之屬其對岸遠離二十丈地則以木接續縛成高棚如造塔撲竿之狀可高二十餘丈每夜設三四座或五六座裝煙火爆杖于其上此皆諸屬郡及諸府第認直遇夜則請國主出觀點放煙火爆杖煙火雖百里之外皆見之爆杖其大如砲聲震一城其官屬貴戚每人分以巨燭檳榔所費甚夥國主亦請奉使觀焉如是者半月而後止每一月必有一事如四月則拋毬九月則壓獵壓獵者聚一國之衆皆來城中教閱於國宮之前五月則迎佛水聚一國遠近之佛皆送水與國主洗身陸地行舟國主登樓以觀七月則燒稻其時新稻已熟迎於南門外燒之以供佛婦女車象往觀者無數主却不出八月則挨藍挨藍者舞也點差伎樂每日就國宮內

挨藍且鬪猪鬪象國主亦請奉使觀焉如是者一旬其餘月分不能詳記也國人亦有通天文者日月薄蝕皆能推算但是大小盡却與中國不同閏歲則彼亦必置閏但只閏九月殊不可曉一夜只分四更每七日一輪亦如中國所謂開閉建除之類番人既無名姓亦不記生日多有以所生日頭爲名者有兩日最吉三日平平四日最凶何日可出東方何日可出西方雖婦女皆能算之十二生肖亦與中國同但所呼之名異耳如以馬爲卜賽呼雞之聲爲樂呼猪之聲爲直盧呼牛爲箇之類也

爭訟

民間爭訟雖小事亦必上聞國主初無笞杖之責但聞罰金而已其人大逆重事亦無絞斬之事止於城西門外掘地成坑納

罪人於內實以土石堅築而罷其次有斬
手足指者有去鼻者但姦與賭無禁姦婦
之夫或知之則以兩柴絞姦夫之足痛不
可忍竭其資而與之方可獲免然裝局欺
騙者亦有之或有死於門首者則自用繩
拖置城外野地初無所謂體究檢驗之事
人家獲盜亦可施監禁拷掠之刑却有一
項可取且如人家失物疑此人爲盜不肯

說選庚集

不真臘風土

二

不嚴山
書院

招認遂以鍋煎油極熱令此人伸手於中
若果偷物則手腐爛否則皮肉如故云番
人有法如此又兩家爭訟莫辨曲直國宮
之對岸有小石塔十二座令一人各坐一
塔中其外兩家自以親屬互相隄防或坐
一二日或三四日其無理者必獲證候而
出或身上生瘡癬或咳嗽熱證之類有理
者畧無纖事以此剖判曲直謂之天獄蓋

其土地之靈有如此也

病癩

國人尋常有病多是入水浸浴及頻頻洗頭便自痊可然多病癩者比比道途間土人雖與之同臥同食亦不校或謂彼中風土有此疾曾有國主患此疾故人不之嫌以愚意觀之徃徃好色之餘便入水澡洗故成此疾聞土人色慾纔畢皆入水澡洗其患痢者十死八九亦有貨藥於市者與中國不類不知其爲何物更有一等師巫之屬與人行持尤可笑

死亡

人死無棺止以篋席之類蓋之以布其出喪也前亦用旗幟鼓樂之屬又以兩柩炒米繞路拋撒擡至城外僻遠無人之地棄擲而去俟有鷹犬畜類來食頃刻而盡則

謂父母有福故獲此報若不食或食而不
盡反謂父母有罪而至此今亦漸有焚者
往往皆唐人之遺種也父母死別無服制
男子則髡其髮女子則於顙門剪髮似錢
大以此爲孝耳國主仍有塔葬埋但不知
葬身與葬骨耳

耕種

大抵一歲中可三四番收種蓋四時常如

說選庚集

不立臘風土

三

儼山書院

五六月天且不識霜雪故也其地半年有
雨半年絕無自四月至九月每日下雨午
後方下淡水洋中水痕高可七八丈巨樹
盡沒僅畱一杪耳人家濱水而居者皆移
入山後十月至三月點雨絕無洋中僅可
通小舟深處不過三五尺人家又復移下
耕種者指至何時稻熟是時水可滄至何
處隨其地而播種之耕不用牛耒耜鎌鋤

之器雖稍相類而制自不同又有一等野田不種常生水高至一丈而稻亦與之俱高想別一種也但糞田及種蔬皆不用穢嫌其不潔也唐人到彼皆不與之言及中國糞壅之事恐爲所鄙每三兩家共掘地爲一坑蓋其草滿則填之又別掘地爲之凡登溷旣畢必入池洗淨止用左手右手畱以拿飴見唐人登廁用紙揩拭者笑之甚至不欲其登門婦女亦有立而溺者可笑可笑

山川

自入真蒲以來率多平林叢昧長江巨港綿亘數百里古樹修藤森陰蒙翳禽獸之聲遯雜其間至半港而始見有曠田絕無寸木彌望芄芄禾黍而已野牛以千百成群聚于此地又有竹坡亦綿亘數百里其

間竹節相間生刺筍味至苦四畔皆有高

山

出產

山多異木無木處乃犀象屯聚養育之地
珍禽奇獸不計其數細色有翠毛象牙犀
角黃臘麤色有降真荳蔻畫黃紫梗大風
子油翡翠其得也頗難蓋叢林中有池池
中有魚翡翠自林中飛出求魚番人以樹

說述庚集

不真臘風土

音

入書院

葉蔽身而坐水濱籠一雌以誘之手持小
網伺其來則罩有一日獲三五隻有終日
全不得者象牙則山僻人家有之每一象
死方有二牙舊傳謂每歲一換牙者非也
其牙以標而殺之者上也自死而隨時爲
人所取者次之死于山中多年者斯爲下
矣黃臘出於村落朽樹間其一種細腰蜂
如螻蟻者番人取而得之每一船可收二

三千塊每塊大者三四十斤小者亦不下
十八九斤犀角白而帶花者爲上黑爲下
降真生叢林中番人頗費砍斫之勞蓋此
乃樹之心耳其外白木可厚八九寸小者
亦不下四五寸荳蔻皆野人山上所種晝
黃乃一等樹間之脂番人預先一年以刀
斫樹滴瀝其脂至次年而始收紫梗生于
一等樹枝間正如桑寄生之狀亦頗難得
大風子油乃大樹之子狀如椰子而圓中
有子數十枚胡椒間亦有之纏藤而生纍
纍如綠草子其生而青者更辣

貿易

國人交易皆婦人能之所以唐人到彼必
先納一婦人者兼亦利其能買賣故也每
日一墟自卯至午卽罷無居鋪但以蓬席
之類鋪于地間各有處聞亦有納官司賃

地錢小交關則用米穀及唐貨次則用布若乃大交關則用金銀矣往徃土人最朴見唐人頗加敬畏呼之爲佛見則伏地頂禮近亦有脫騙欺負唐人由去人之多故也

欲得唐貨

其地想不出金銀以唐人金銀爲第一五色輕縑帛次之其次如真州之錫鐵温州之漆盤泉州之青甕器及水銀銀硃紙劄硫黃焰硝檀香白芷麝香麻布黃草布雨傘鐵鍋銅盤水珠桐油篋箕木梳針其麤重則如明州之蓆甚欲得者則菽麥也然不可將去耳

草木

惟石榴甘蔗荷花蓮藕芋桃蕉芎與中國同荔枝橘子狀雖同而酸其餘皆中國所

未曾見樹木亦甚各別草花更多且香而
艷水中之花更有多品皆不知其名至若
桃李杏梅松栢杉檜梨棗楊柳桂蘭菊蕊
之類皆所無也其中正月亦有荷花

飛鳥

禽有孔雀翡翠鸚鵡乃中國所無餘如鷹
鴉鷺鴛雀兒鷓鴣鸕鶿野鴨黃鶯等物皆
有之所無者喜鵲鴻鴈黃鶯杜宇燕鷗之

說遺庚集

不真臘風土

七

儼山書院

屬

走獸

獸有犀象野牛山馬乃中國所無者其餘
如虎豹熊羆野豬麋鹿麀鹿猿狐之類甚
多所少者獅子猩猩駱駝耳鷄鴨牛馬猪
羊所不在論也馬甚矮小牛甚多生敢騎
死不敢食亦不敢剥其皮聽其腐爛而已
以其與人出力故也但以駕車耳在先無

鵝近有舟人自中國攜去故得其種鼠有
大如猫者又有一等鼠頭腦絕類新生小
狗兒

蔬菜

蔬菜有葱芥韭茄瓜西瓜冬瓜玉瓜莧菜
所無者蘿蔔生菜苦蕒菠薐之類瓜茄正
月間卽有之茄樹有經數年不除者木綿
花樹高可過屋有十餘年不換者不識名
之菜甚多水中之菜亦多種

說變庚集

不真臘風土

天

不書院

魚龍

魚鱉惟黑鯉魚最多其他如鯉鱒草魚最
多有吐哺魚大者重二斤已上有不識名
之魚亦甚多此皆淡水洋中所來者至若
海中之魚色色有之鱈魚湖鰻田雞土人
不食入夜則縱橫道途聞鼃鼃大如合掌
雖六藏之龜亦充食用查南之蝦重一斤

平樹葉樹既莢則用莢既生子則用子亦
不識合醬爲無麥與豆故也亦不曾造麴
蓋以蜜水及樹葉釀酒所用者酒藥耳亦
如鄉間白酒藥之狀

蠶桑

土人皆不事蠶桑婦人亦不曉針線縫補
之事僅能織木綿布而已亦不能紡但以
手理成條無機杼以織但以一頭縛腰一

詠蓬庚集

不真風土

三

不儼山書院

頭搭上梭亦止用一竹管近年暹人來居
却以蠶桑爲業桑種蠶種皆自暹中來亦
無麻苧惟有絡麻暹人却以絲自織阜綾
衣着暹婦却能縫補土人打布損破皆倩
其補之

器用

尋常人家房舍之外別無卓凳孟桶之類
但作飯則用一瓦釜作羹又用一瓦銚地

埋三石爲竈以椰子殼爲杓盛飯用中國
瓦盤或銅盤羹則用樹葉造一小碗雖盛
汁亦不漏又以茭葉製一小杓用粳汁入
口用畢則棄之雖祭祀神佛亦然又以一
錫器或瓦器盛水于傍用以蘸手蓋飯只
用手拏其粘於手非此水不能去也飲酒
則用鐵注子貧人則用瓦鉢子若府第富
室則一一用銀至有用金者國之慶賀多
用金爲器皿制度形狀又別地下所鋪者
明州之草席或有鋪虎豹麕鹿等皮及藤
簾者近新置矮卓高尺許睡只竹席臥於
板近又用矮床者往往皆唐人制作也食
品用布罩國主內中以銷金縑帛爲之皆
舶商所饋也稻不用簞止用杵舂碓耳

車輶

輶之制以一木屈其中兩頭豎起雕刻花

樣以金銀裹之所謂金銀轎枚者此也每頭一尺之內釘鉤子以大布一條厚摺用繩繫于兩頭鉤中人挽於布以兩人擡之轎則又加一物如船蓬而更闊飾以五色縑帛四人扛有隨轎而走若遠行亦有騎象騎馬者亦有用車者車之制却與他地一般馬無鞍象無凳可坐

舟楫

說邊庚集

不直臘風土

主一

八嶽山書院

巨舟以硬樹破版爲之匠者無鋸但以斧鑿之開成版旣費木且費工也凡要木成段亦只以鑿鑿斷起屋亦然船亦用鐵釘上以茭葉蓋覆却以檳榔木破片壓之此船名爲新拏用權所粘之油魚油也所和之灰石灰也小舟却以一巨木鑿成槽以火熏軟用木撐開腹大兩頭尖無蓬可載數人止以權划之名爲皮闌

屬郡

屬郡九十餘曰真蒲曰查南曰巴澗曰莫良曰八薛曰蒲買曰雉棍曰木津波曰賴敢坑曰八厮里其餘不能悉記各置官屬皆以木排柵爲城

村落

每一村或有寺或有塔人家稍密亦自有鎮守之官名爲買節大路上自有歇息如郵亭之類其名爲森木近與暹人交兵遂皆成曠地

取膽

前此於八月內取膽蓋占城王每年索人膽一甕萬千餘枚遇夜則多方令人於城中及村落去處遇有夜行者以繩兜住其頭用小刀於右脇下取去其膽俟數足以饋占城王獨不取唐人之膽蓋因一年取

唐人一膽雜于其中遂致甕中之膽俱臭腐而不可用故也近年已除取膽之事另置取膽官屬居北門之裏

異事

東門之裏有蠻人淫其妹者皮肉相粘不開歷三日不食而俱死余鄉人薛氏居番三十五年矣渠謂兩見此事蓋其用聖佛之靈所以如此

說選庚集

澡浴

不真臘風

三

不真臘風

地苦炎熱每日非數次澡洗則不可過入夜亦不免一二次初無浴室盂桶之類但每家須有一池否則兩三家合一池不分男女皆裸形入池惟父母尊年在池則子女卑幼不敢入或卑幼先在池則尊長亦迴避之如行輩則無拘也但以左手遮其北門入水而已或三四日或五六日城中

婦女三三五五咸至城外河中漾洗至河邊脫去所纏之布而入水會聚於河者動以千數雖府第婦女亦預焉畧不以爲耻自踵至頂皆得而見之城外大河無日無之唐人暇日頗以此爲遊觀之樂聞亦有就水中偷期者水常溫如湯惟五更則微涼至日出則復溫矣

流寓

說遷庚集

入真臘風土

三五

入藏山書院

唐人之爲水手者利其國中不着衣裳且米糧易求婦女易得屋室易辨器用易足買賣易爲徃徃皆逃逸于彼

軍馬

軍馬亦是裸體跣足右手執標槍左手執戰牌別無所謂弓箭砲石甲冑之屬傳聞與暹人相攻皆驅百姓使戰徃徃亦別無智畧謀畫

國主出入

聞在先國主轍迹未嘗離戶蓋亦防有不測之變也新主乃故國主之壻原以典兵爲職其婦翁愛女女密竊金劍以往其夫以故親子不得承襲嘗謀起兵爲新主所覺斬其趾而安置于幽室新主身嵌聖鐵縱使刀箭之屬著體不能爲害因恃此遂敢出戶余宿畱歲餘見其出者四五凡出時諸軍馬擁其前旗幟鼓樂踵其後宮女三五百花布花髻手執巨燭自成一隊雖白日亦照燭又有宮女皆執內中金銀器皿及文飾之具制度迥別不知其何所用又有宮女執標槍標牌爲內兵又成一隊又有羊車馬車皆以金爲飾其諸臣僚國戚皆騎象在前遠望紅涼傘不計其數又其次則國主之妻及妾媵或轎或車或馬

或象其銷金涼傘何止百餘其後則是國
主立于象上手持寶劍象之牙亦以金套
之打銷金白涼傘凡二十餘柄其傘柄皆
金爲之其四圍擁簇之象甚多又有軍馬
護之若遊近處止用金轎子皆以宮女擡
之大凡出入必迎小金塔金佛在其前觀
者皆當跪地頂禮名爲三罷不然則爲貌
事者所擒不虛釋也每日國主兩次坐衙
治事亦無定文及諸臣與百姓之欲見國
主者皆列坐地上以俟少頃間內中隱隱
有樂聲在外方吹螺以迎之聞止用金車
子來處稍遠須臾見二宮女纖手捲簾而
國主乃仗劍立于金窻之中矣臣僚以下
皆合掌叩頭螺聲方絕乃許擡頭國主特
隨亦就坐坐處有獅子皮一領乃傳國之
寶言事既畢國主尋卽轉身二宮女復垂

其簾諸人各起以此觀之則雖蠻貊之邦
未嘗不知有君也

真臘風土記

終

說遊庚集

真臘風土

三

天
六
書院



本行不暇休錄也

其景而入各以其歸之陳說聲



07808

8080

